揭 地

揭地就是耕地。它是陕北人最重要的活路，也是庄稼汉最基本的技能。算不算庄稼汉，看会不会揭地；是不是好庄稼汉，看揭地的水平高不高。

陕北人揭地用牲口，有套黄牛的，有用骡子的，也有用骡子和毛驴搭配的，但最多的还是“二驴抬杠”。“二驴抬杠”不是两头驴吵架，是二驴合拉一具犁，且能紧密配合。配合默契是揭地人的希望，也是牲口的自觉追求。配合不好，不但要挨揭地人的鞭子，一不小心还有跌下崖畔的危险；配合得好，既省力气又出活，主人高兴自个乐。可以说，合则两利，离则俱伤。

揭地分两种，一为种，二为翻，用途不一样，形式也不相同。一般而言，种地使老曲木耩，翻地用生铁犁铧；种地用的人手多，翻地只需一个人。

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春山处处绿，春鸟恰恰啼，陕北一幅春耕图：阳坡上有填渠、打茬、挖地畔的人，山路上净是些运粪、寻肥、送农具的人，人人春风满面；一场知时雨，山村添生机，山梁上传来回牛声，山洼上响起信天游，觅食的鸟儿喳喳叫，蒿草上露珠亮晶晶，山山春潮涌动。犁沟里对对毛驴弓着腰身，喘着粗气，迈着吃力的步子拉犁向前走；男劳力高挽裤管，光着脚丫，手把耩辕，高举皮鞭，时不时发出吆喝声；抓粪的女人怀中抱个粪斗子，走一步往犁沟里撂一把粪。如果是种洋芋等作物，后面还要跟一个点籽的，人就更多了。这好像一个小小的乐队，地位上有主次，水平上有高下，但却缺一不可。无论少了哪一个，这“把戏”就耍不成。大集体时，动不动就搞人海战术，稍微大一点的地块就安排好几副犁，这样人就更多了，浩浩荡荡，煞是热闹。

耕地人是这个小小队伍的统帅，他的进退快慢、喜怒哀乐直接影响着其他成员的情绪。开朗的耕地人总在这时表现自己的幽默和机智：一会儿捏细嗓门小唱，一会儿又放开喉咙干吼，时不时还给大伙讲个笑话什么的，逗得大家都笑，笑声在山谷间回荡。不好说话的耕地人是大家的灾星，不是嫌点种的把种子点在犁沟外，就是嫌纳粪的没把粪撒在种子上；一会儿说填渠人设下了“陷驴坑”，一会儿怨挖畔人挖了个“日马洼”。不大工夫，就把所有人一个不落地得罪完，众人都不和他说话，他只好和毛驴较真。那毛驴也不是好惹的，说得轻了它不理，说得重了“嗷”一声就奔开了，不把犁地人整个大汗淋漓绝不罢休。每到这时候，众人都绷了嘴儿偷偷笑：为毛驴的举动喝彩，故意看那耕地人的笑话。

夏天翻的是麦地，不下种，不施肥，不用辅助人员，因此人少。新翻的地需要太阳暴晒，因此早去早回。为什么要太阳暴晒呢？这里头有学问：一是通过暴晒消灭野草，二是暴晒能熟化土地、增加肥力。耕地人总是“单人独马”，凌晨四五点钟，扛着犁杖赶着牲口就上山了，不图别的，只图个凉快。这时，群山空寂，四下无人，这里成了耕地人的一统天下，可以肆意作为，放胆表现。他们大多脱光了衣服，一边耕地，一边可着嗓子海唱。唱的大多为民歌，曲调随心，内容独特，荒腔走板。好在没有多少听众，耕地的毛驴也早听得不耐烦了，时不时撒一泡臊尿表示抗议。等到小晌午时光，他们就回来了，草草吃过饭，又去忙家里的事，欢乐地支配这段用汗水换来的时间。

陕北只能种一茬庄稼，因此很少有人秋翻地。秋耕只有两种情况，一是种麦子，二是种荞麦。这时候，小秋已经开始收获，大秋也趋于成熟；玉米“咧嘴”笑，高粱“摇铃”乐；豇豆“插花儿”黄，棉花连片地白；阳坡上的糜谷沉甸甸，背洼上的红薯绿腾腾，正是农家最忙的时候。每个秋翻地的人脸上都挂满了笑容。

等到凄凉的秋风刮来、漫天的雪花飘扬时，牲口歇了套，犁耩入了窑，揭地营生就告一段落了。

拦 羊

年龄稍大一点的陕北男人，大都有过拦羊的经历。

陕北人把放羊叫拦羊。由于陕北毗邻宁夏、内蒙古等地，受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，这里一直是一个半农半牧区。羊子作为陕北的主要畜牧产业，拦羊也就成了陕北人的重要活计。于是在陕北，山梁峁盖上、沟渠坡洼里、村头路口间，随处都能看到一群群散牧的羊子和身穿山羊皮袄、头裹白羊肚子手巾的拦羊人。

拦羊这种营生，优点是清闲，缺点是枯燥。羊子赶出山，草吃饱，水喝足，不吃庄稼就能行，劳动强度小，技术含量低。但羊子日日要上山吃草，天天要下沟喝水，一年四季不间断，天阴雨湿得出山，一个人成天围着一群羊转，未免有点乏味。清闲也罢，枯燥也好，为了生存的陕北人，只能是一代又一代地沿袭着这种生产生活方式。在陕北好多地方，有的人拦羊能从小拦到老，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一步。

每天早饭后，拦羊人手上提个拦羊铲，肩上挂个搭褡裢，前面赶着羊一群，后面紧跟狗一只，坡洼上扬起一股股黄色的沙尘，山路上留下一粒粒黑色的羊粪，他们一天的拦羊生活，就这样开始了。羊子刚进山，由于肚子饿，跑得比较快，拦羊人站在山畔上不住气地吼喊。一会儿亮开嗓子骂，嫌跟不上群的乏羊步伐慢；一会儿铲土疙瘩打，嫌想偷吃庄稼的羊子嘴太馋。等到羊子规规矩矩地吃开了草，拦羊人就消停了。他们把老皮袄往地上一铺，拦羊铲往身边一插，装一锅子老旱烟往地上一躺，悠然自得地抽开了。这一时，白云从头顶上缓缓地游过，苍鹰在远处的天边慢慢地滑来，山雀在草丛间啾啾地鸣叫，山风把面颊轻轻地抚摸……时有远处的山坡上一两个锄地的姑娘或收麦的婆姨出现，拦羊人便拉长声调唱起了酸曲儿：

擦一把鼻子哟抹一把泪，/好女人不跟咱拦羊的睡。//帽壳壳揣几颗山野鸡蛋，/你要不嫌弃咱今晚上见……

陕北拦羊人，多数没进学校门，个个都是好歌手。他们成天面对这苦焦单调的生活和荒凉孤寂的山野，只有唱歌，才能解除他们的孤寂，驱赶他们的疲劳，倾吐他们的苦衷……他们高兴了要唱，愁苦了也要唱，喜怒哀乐，都在这一曲曲山歌中。也正因为此，他们一个个都练就了一副好嗓子。那一声声从山梁峁盖上飘来的“信天游”，时而在调侃，时而似哭诉，直听得那怀春的少女脸蛋红，愁苦的婆姨泪纷纷，劳作的农人停住了手中活，过路的行人坐在路边的土圪塄。直到羊子跑远了，那歌声才由大到小，由近到远，消失在山梁的另一端。

中午时分，羊渴了，人饿了，拦羊人就把羊子赶到沟湾里饮水。羊子一字儿排成长队站在河边喝水，本来水量不大的小溪被羊子基本喝得断流，一会儿羊肚子就喝得鼓一样圆。拦羊人则抽空趴在泛水泉眼上喝几口凉水，蹲在河边洗一把被太阳晒得发烧的脸。饮完羊，羊子卧在石庵底反起了刍，拦羊人坐在树阴底吃开了干粮，而跟羊狗则卧在拦羊人身旁，吐长了舌头，打起了呼噜。直到太阳西斜，背洼有了阴凉的时候，拦羊人又把羊赶到山里拦开了。

日落西山的时候，火烧云染红了西天，背洼里一抹暗黑，阳坡上一片橙红，连绵起伏的群山形成了一道道层次分明的线条。这时候，拦羊人开始清点羊数。他们大多不识数，但知道“扁角子”头羊在不在，爱掉队的“花肚膛”来没来，怀羔的“大青羊”丢没丢，看一眼就清楚。丢了的赶快找，羊全了便收工。牧归的路上，公羊高昂头，母羊奶累累，对牙牙羯子时不时在路边把头顶，一个个欢实得不得了。等到离家近了，渴急了的羊子想喝水，有羔的母羊要奶羔，跟不上队的乏羊等吃料，如果圈里的羔羊一叫唤，上料的老汉一添料，羊群整个就乱了套。羊子满沟叫，黄尘可村飞，忙得个拦羊人前后沟里跑。直到声静尘消时，一天的拦羊营生才算结束了。

拦羊人有四怕，春怕羊跑青，夏怕下暴雨，秋怕天连阴，冬怕下大雪。春季青草露头的时候，枯草羊不吃，青草不够吃，羊子吃不饱，到处胡乱跑，整得拦羊人坐不住、站不稳，不失闲地跟在羊屁股后跑。夏天时，说风就是雨，雨来就起水，稍有不慎，羊子就会被水冲走。所以一到汛期，拦羊人天天得留心、时时要注意，一有响雷打闪，就会提心吊胆。一入秋，雨水十分多，一连阴十天八天不住，其他人可以在家睡大觉，拦羊人只能冒雨去放羊。他们的衣衫被雨水淋湿，裤管被雨水浸透，冷得上牙直打下牙。冬天大雪后，草被雪盖住，路让雪封了，羊子不能不出山。拦羊人只能穿上棉衣棉裤，顶着入骨的北风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在冰天雪地里放羊，一天到晚冻得浑身麻木。

拦羊最惊险的场面，当数狼吃羊了。陕北狼多，凡拦羊的人，每年都要和狼进行几次较量。有时，人歇得正爽，羊吃得正香，羊群间突然有了骚动，这是狼闯进了羊群。羊见狼，为逃活命可沟二洼跑；狼见羊，为得美食日死没活追。羊子没有野狼快，跑在后面的就被追上来的饿狼一口咬死。狼咬死一只羊，顾不上细品，吸几口羊血，又纵身扑向另一只。如果拦羊人发现得迟，一会儿就有几只羊被狼咬死。只要拦羊人发现了狼袭击羊，发一声喊，跟羊狗就会向野狼扑去。一般情况，狗是敌不过狼的。但狗仗人势，人借狗力，狼就害怕了，一看不得逞，便干嚎几声逃走了。

拦羊人最潇洒的，就是庄里婆姨女子请他们挑毛袜子和编筐子、打筛子了。拦羊人由于闲，都学成了一手挑毛袜子和编筐子、打筛子的好手艺。所以一旦有人请他们帮忙，特别是庄里的婆姨女子一请，他们就立马来了精神。人变得更勤快了，活干得更细发了，酸曲儿也更唱得不住气了。当他们把那些工艺精巧的手工活交给那些婆姨女子后，总能得到几句甜甜的赞许声。遇到好心的人，他们还能吃上一两顿可口的炒鸡蛋、腌猪肉。

国家实施退耕还林后，陕北的拦羊人失了业，但过去那种拦羊的生活，始终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。

捞河柴

陕北农村能游泳的地方不多，会凫水的人却不少；虽然年年干旱少雨，但年年都有人被洪水冲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捞河柴。

捞河柴的时间是夏季和秋季，捞的对象除了河柴还有别的东西。具体捞什么，要看季节。

第一场洪水总在夏季。陕北冬春少雨多风，前一年积攒下来的枯枝败叶堆满了沟沟渠渠。“天上下雨地上流，发一场洪水刮一层油”。大暴雨形成的径流像耙子一样把沟沟渠渠里的东西扒拉下来，从山上冲到山下，从小渠涌向大渠，从大渠涌向小沟，从小沟涌向大河。因为这是全年的第一次洪水，所以河柴的数量最多，质量最好，因而捞河柴的人也就最多。

河柴以轻重分为两类。轻的浮在洪水的两边，厚厚的一层，“格涌涌”地往下漂；重的漂在水线上，若隐若现，翻着跟斗往下窜。轻的好捞，人们无须下水，只要站在岸边拿一把特制的水笊篱或者筐子，一拨拉就是一大团，一团就能抵上半捆子柴火。捞这种河柴的人自然就多，家家户户“倾巢出动”，老老少少一齐上手。男的拼命地往出捞，女人和孩子飞奔着往边上移，不一会儿河两边就铺满了湿漉漉的河柴。

水线上的河柴就不一样了，都是“大家伙”。有胳膊粗的树段，有磨盖大的树根，整棵的大树也不少见。这些东西只有到了河道拐弯处的回水湾子里，才可能往岸上靠一下，但立刻又走了。要捞到它，只有两个办法，一是在回水湾湾里死等，二是在水线上硬“夺”。死等固然安全，但能捞到的几率很小，十有八九会空手而归；硬“夺”的成功几率很大，但非常危险，一不小心就会出人命，类似于虎口拔牙。

第一次洪水之后，河柴就少了，看上去厚厚的一层，但大都是些青草，捞起来也烧不成。但这时候却能捞到羊子或者牛、驴等更值钱的东西。陕北山大沟深，视野狭窄，加上暴雨总是突然而起，那些在沟里放养羊或耕地的人们一见大雨到来，都急着往回跑。人和牲畜在前面跑，洪水在后边赶。人是灵物，一看有危险，会往高处逃，或攀上土崖，或抱着树木逃生；牲畜愚蠢，洪水追得越紧，它在前面跑得越快，最后总有被洪水冲走的。这些畜生一旦落水，生还的希望几乎没有，几个“跌哨”下去就没命了，一个个肚皮泛白、四蹄朝天地躺在水线上。捞它们，只为吃肉和卖皮子。

陕北植被少柴火缺，捞河柴成了庄户人家的重要营生，捞河柴的技术成了庄稼汉的必学技能，捞河柴的工具成了人们的必备农具。发了洪水不去捞河柴的人，会遭人唾骂，骂他们“不会过光景”“没有个活人的样子”；捞河柴时不卖力气、吊儿朗当的人，会遭到人们讥笑，笑他们“没紧没慢”“喂到嘴里的饭也不好好吃”。但是，人们却反对在水线上捞河柴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不但家长会阻止，村里的长者会阻止，就连路人见了也会阻止。一个老者看见年轻人要到水线上捞河柴不阻止，会被人们视为“心眼子不够数”“没人味”。

但是也有例外，有时候村里的长者会鼓励甚至动员人们在水线冒险。这种事只发生在两种情况下：一是冲走了人，二是冲走了大片的庄稼。

陕北人厚道，尤其在发生人命关天的大事时更是这样。上游有人被洪水冲走，下游的人们会全力以赴去救。不需主家请求，人们都自动参与；不管白天黑夜，一旦听到消息，都飞奔到岸边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不到绝望，绝不放手。往往是上游一人出事，下游几十里的村庄的人们都会昼夜守候，细细搜寻，一旦发现，立刻下水，那情景令人感动。

“一年的庄稼，二年的性命”。大片庄稼被冲走，同样人命关天。陕北平地少，高产田大都在坝沟里，种的多是玉米、高粱。玉米、高粱成熟的时候，正是洪水最多、最大的时候，眼看着“能吃到嘴里的东西”被冲走，人们怎能不急？村里的领导和长者就会组织全村老小去捞，水性好的在水线上捞，水性一般的在水面上捞，婆姨娃娃在岸边往出转，一村人如“九牛爬坡，个个都出力”。“路遥知马力，事中识忠臣”。这时，洪水成了一面镜子，“睁大眼睛”看着众人。谁出了力，谁偷了懒，谁的心忠，谁的心奸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每一次大洪水都会使村里的政治格局有所改变：剔除虚假，淘汰孱弱，彰显英雄。许多乡村领袖的威信就是在发洪水时树起的。

退耕还林之后，陕北的植被好了，洪水小了，河柴少了，捞河柴的人基本没有了，但捞河柴的生活烙印让陕北人与别处的人显得不同。

陕北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人，陕北风雪中磨砺出来的文

陕北的声息：高宝军散文

陕北明长城遗址

高宝军 1973年8月生，陕西吴起人。曾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散文、随笔多篇，并著有《吴起古城寨堡初考》《乡村漫步》、与人合著《吴起古城堡》等多部书籍。现任职延安市委政策研究室。

陕北村落

陕北的村落，随山形筑，沿地势建。站远了看，它像一颗颗棋子，零星散落在黄土高原的沟壑间、塬畔上、山坳里；走近了瞧，村庄又像一台拆卸了的机器，分散成无数座参差不齐的四合院、独门院、土窑院。要寻找这些村落，白天，你就看哪里能瞅见浓郁的树木，哪里能听到啾啾的鸟叫；夜晚，你就只能觅着幽幽灯光找，闻着鸡叫狗吠声寻了。

树木是村落的标志。凡有村落的地方，都有一片片绿色，和四周的荒凉形成明显的对比。退耕还林前，陕北树木很少，仅有的小片树林，基本集中在村落和坟墓。陕北人忌讳坟前栽花果树，坟地里多为景观树，松柏居多，国槐其次，榆树再次。树林的规模较小，像贴在山坡上的一片膏药。村落里多为实用树，柳树最多，杨树其次，椿树国槐等树种再次，稍远一点的是花果树。树林的规模和村落的大小相匹配，绿树成荫的，那是大村落；树木稀疏的，多为“吊庄户”。每走进一个村落，不是柳树成荫，就是杨树葳蕤，花果树鲜花怒放、果实累累，处处生机盎然。

由于干旱缺水，陕北的村落多近水而建。如果把整个陕北地区比做一片树叶的话，无定河、洛河、延河等河流就是它的主脉，几乎所有的县城都在这主脉上，小城镇和大村落都在支脉上，而更多的小村庄则花洒在乱纷纷的毛细脉上。水是陕北人的生命，因此有水的地方便是村落最热闹的地方。沟里的村落热闹处是在穿村而过的小河。春秋季节的小河边，清晨有担水饮驴农人的脚步，中午有浇园洗菜村妇的身影，傍晚有排成长队喝水的羊群；夏日正午的小河，孩子们在水中嬉闹，姑娘们在溪边洗衣，鸭子和鹅尽情地浮在水面上捕食；冬季小河结了冰，冰滩上净是些滑冰的孩童，欢声笑语回荡在整个山村。山上的村落红火处是驮水的小道，每天取水的时间，就是村民集会的时候，脚步声、吆喝声、说笑声就会把静寂的山沟搅和得沸沸扬扬。小道从河边开始时还比较粗壮，到后来便分成了几条小径，像用树枝“拓”出来一般。这树枝的分杈处和末端就是一个个院落、一户户人家，这是村落最基本的单位。

陕北地广人稀，虽然它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，人类居住的历史相当久远，但人口大规模增加还是后来的事。因此，绝大部分村落是由一个户族的几户人家组成，村名大多以居住者或最早的住户姓氏打头，第二个字表示第一个字的从属关系，最后的字则根据所处的地理环境而定，如张家川、刘家山、郭家沟、贺家塬、高家圪台、孙家崾岘、杜家寨子等等。不要问，一听村名就知道这村子的地形特点和大多数人家的姓氏，这种村名文化甚为方便。

陕北村落最有特点的，当数窑洞了。陕北窑洞，有靠山凿就的土窑，有砖石接口的土窑，也有石块砌成的石窑。这三种窑洞，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时代。土窑资格最老，它是人类最早居住的洞穴演变而来的，几乎与人类文明同龄。修这种窑，须选土质坚硬、黏合度高的崖面，先斩直窑面，然后开口挖窑，挖进几尺后就得等土质干了再挖，否则就会坍塌。修一处土窑，总得先失败好多次，有的还因挖土窑塌死过人。接口窑是在土窑的面子上加一层石头或砖的窑洞，它是人们为保护土窑面被雨水冲刷、防止窑洞坍塌所采取的一种措施，能起到保护和装饰的双重作用。石窑出现较晚，是近现代的产物，既保持了土窑冬暖夏凉的优点，也避免了土窑潮湿阴暗的缺点，其实用价值和美观程度都优于土窑和接口石窑。

陕北村落最有情趣的，那就是农家的院落了。无论是独门独户的四合院，还是多户同居的大杂院，一个个都是陕北的民俗展览馆，生活气息浓烈，文化色彩斑斓。站在硷外看，那石块砌成的院墙大气如虹，坐着石狮子的门楼朴实敦厚，院地上的石板在阳光下生辉，窑檐下的穿廊颇有几分庄严；院墙外的场院上堆满了庄稼的秸秆，菜园里的蔬菜发疯地猛长，梨树果树上的果实迎风摇晃，硷塄畔的鲜花遍地飘香。走进院子，门框上贴着红纸黑字的对联，窗棂间嵌着栩栩如生的剪纸，窑腿子中间的小窑内还雕刻着一个财神爷的神像；窑檐上垒着黄橙橙的玉米棒子，墙崖上挂着红彤彤的辣椒串子，窗台上还摆放着几只扭楸趔挂的老南瓜，整个院子散发着一种乡野的独特气息。

陕北的村口有特点。村口多在山里的崾岘口和沟道间的目及处，路旁总是长着一两棵历经沧桑的古树。早晨，住在村里的人们走出村口，背上犁耩、扛着锄头、赶着牛羊走向不同的山里；傍晚，人们又从不同方向的山里返回村口。逢集过会，人们在这里等齐了人出发，回来时又凑在这里闲聊一天的所见所闻，这时的村口热闹得像个市场。特别是年头节下，村口总会站立着一两个神情焦虑的人向村外张望，那不是送子女外出上学、工作，在树下抹眼泪的老人，就是盼远在异乡打工丈夫归来的村妇，他们的身影与村口的古树，凝结成了一幅固定的画。

陕北村落最迷人的时间在晚上。月亮悄悄地爬上树梢，好像在偷偷窥探村子里的所有秘密；村道上泛着白色的光晕，似乎怕晚归的人们找不着回家的方向；柳树轻轻地摆动着枝条，像是专门为闷热的村庄驱热送爽；榆树上的蝉声此起彼落，仿佛是为解除农人的劳作疲困尽情地歌唱。那农户中闪烁的点点灯火，老远望去好像天上的星星撒落在人间，使人如临仙境；那窑洞里锅碗瓢盆的撞击声，仿佛一场轻音乐会正在演奏，让人周身轻爽。等到月色西斜，灯火熄灭时，村子才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

陕北方言有学问

陕北由于山大沟深，交通不便，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处于封闭状态，人们的交往半径很小，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方言。

陕北方言的独特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保留了许多古音、古词，成为中国古代语言的活化石；二是创造了许多非常独特的、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词语和修辞方式。概括起来说，陕北方言一是古，二是怪，三是字字有来历、句句有光彩。

陕北方言的第一个特点是比喻奇特。他们把丢人叫“背兴”，把劳动叫“受苦”，把害病叫“难活”，把可怜叫“恓惶”，把困难叫“难怅”，把不干练叫“邋遢”，把不正经叫“骚情”，把便宜叫“贱葬”，这些词比喻形象，加强了表达的效果。比如普通话中的寻短见，陕北人把它叫“寻无常”。“无常”一词是宗教意识的产物。依凭道教阴阳学说，以黑为阴，以白为阳，形成黑无常、白无常两个鬼。无常鬼的职责是专门勾人魂魄的，决定着人的死期。说谁“寻无常”了，比说谁寻了短见比喻更恰当。再比如普通话中说谁服了毒药，陕北方言叫吃了“闹药”。毒药一词有些平静，没有强烈的感觉。而一听“闹药”一种痛苦的情形马上就显现出来了，折腾、叫喊、挣扎，昏死了又醒来，都被一个“闹”字所概括。

陕北方言的第二个特点是贴近生活。他们把债务叫“饥荒”，把沙尘暴叫“黄风”，把现在叫“尔格”，把去年叫“年时”，把乞丐叫“行吃的”，把洪水叫“山水”，把自生的叫“柳生”，把土块叫“土疙瘩”，把热闹叫“红火”，把懒惰叫“针扎不动”，把冰雹叫“冷子”……这些词来源于他们的生活，是他们根据生活中一些事物的情景总结出来的。常住陕北或者了解陕北的人，一听这些词就觉得一种泥土芳香浸入五脏六腑。比如普通话中的糊涂，陕北人叫“麻糜不分”。麻和糜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，说你连麻和糜都分不清，说明你糊涂到了极致。再比如说干活，陕北方言叫“做生活”。做生活最大程度地保证了生活的继续，说明了人与生活、生活与生活的关系，比干活更能贴近和深入进生活。

陕北方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善用叠词。如俊格丹丹、干格巴巴、苗格条条、稳格堰堰、直格挺挺、端格铮铮、湿格淋淋、笑格迷迷、齐格崭崭、嫩格蛋蛋、薄忽闪闪、白格生生、蓝格茵茵等，可以说随处可见，数不胜数。如陕北人说小孩子不穿衣服是“浑不溜溜”，让人立刻就像看见一个浑身上下溜溜圆的光屁股娃娃。如他们把喜欢的东西称“心锤锤”“宝蛋蛋”“毛芯芯”，把姑娘或小孩子的手叫“绵手手”、脚叫“脚片片”、脸叫“脸蛋蛋”、腿叫“腿把把”、眼叫“毛眼眼”，说起来琅琅上口，听起来格外亲切。

陕北方言的特点，陕北民歌中体现得更加突出。行走在陕北高原，那山梁峁盖上，沟渠坡洼间，你会听到拦羊老汉的歌声：驴驹驹撒欢羊羔羔跳，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；你会听到纳鞋垫婆姨的低吟：高高山上一骨朵蒜，谁也不要想把我俩来拆散。听着这土色土香的歌词和语调，你一定觉得陕北民歌的独特、陕北方言的魅力。有些青年歌手嫌陕北方言土气，用普通话唱陕北民歌，一唱就失特色，一唱就少韵味，那精气神随着普通话流失了。因为他们不知道，陕北民歌只有用陕北方言写出来、唱出来，才能称得上真正的陕北民歌。

陕北山大沟深，居住分散，你住在这个梁上他住在那道沟，彼此之间要交流，必须提高嗓门，隔沟高呼，靠肺式发音远远传达不了信息。而高喉咙大嗓子说话，来自腹部中强烈的气流冲出鼻腔，就形成了陕北人鼻音重的特点。陕北人说话总爱在前面加一个“噢”“啊”之类的叹词，也是说话的环境所致。人们常年劳动在山上，距离远，山风大，拉话前不“噢”一声，“啊”一声，引不起对方的注意，久而久之，说话前加叹词便成了习惯。

陕北方言保留了许多古语。当你津津有味地品读古文时，你一定觉得许多词语和陕北话相似。他们表达嘈杂的感觉，不用吵，直接用聒，如“聒死人了”“聒得人一满不行”等。这是非常准确的表达，比用“吵”“闹”之类的词准确得多。

“吵”“闹”表示的嘈杂声，不是听这声音的人的感觉；而“聒”字表达的正是这种感觉。他们说一件事不可预测时，用“玄”，说“这件事玄了”“那天可弄玄哩”。这是非常高古的说法。“玄”字的本义是精微，有深不可测、妙不可言、形不可状、貌不可描的意思，而老子还说“玄之又玄谓之道”，那根扎得就太深了。陕北人把“斜”字读成“虾”音，许多人认为这是土音，其实正好是古代官话的发音。如杜牧诗《山行》中的“远上寒山石径斜”，如果把它读成斜音，连韵都押不上了，可见那时就读“虾”音。如陕北人把挖小坑点种的劳动叫埯，骂一个做事太过分的人为“忤逆”，一般人很难听懂，其实这也是非常标准的古代官方书面语言。

不但字是这样，词也是这样。陕北人用词特别高古，例如，嘲笑一个人不适当地拉开架势时，会说：“你‘岑彭马武’地要干什么？”一般人听不出来，不知“岑彭马武”是什么意思，其实“岑彭马武”是两个人的名字，一个叫岑彭、一个叫马武，都是东汉时有名的战将，不但作战勇敢，相貌也威风，后来和秦琼、敬德一起列为门神，“岑彭马武”就是拉开架势动武的意思。再如，陕北人在作总结性发言时，会说“不管‘匝长径短’，先做事吧”。这“匝长径短”，一般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其实这四个字不但是古字，而且饱含着科学知识，所谓“匝”，就是周长，所谓“径”，就是直径，是非常明白的道理。

陕北方言和好几个地方的方言非常相似，令人奇怪的是，这些地方和陕北却很远。例如内蒙古自治区的土默特左右旗、河北的张家口，那里的方言陕北的老太太都能听懂。这是什么原因，现在还说不清。陕北方言和许多古典名著中的语言很近，最明显的是《红楼梦》和元杂剧，特别是元杂剧，看起来好像用陕北方言写的一样。这是什么原因，也说不清。陕北方言中的许多用字和南方一些地方的方言也接近，有的甚至一模一样。例如，陕北把披麻戴孝的“孝”字，读为“浩”，把孝衫、孝帽，读为“浩衫”“浩帽”，这和湖北省的黄石、孝感一带的人读法完全相同。由此可见，这不是方言，而是曾经的官话。

这就是陕北方言，读一读让人觉得这块土地厚重，听一听让人感觉这方乡民亲近。这其中的学问很多，我一个外行人难以说清，之所以举这些例子，希望能引起专家们的重视。

本版责编：巴 德